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十四回 召神兵小鈺演法 試飛刀碧簫逞能

那賈環本是個粗蠢笨牛，並不知道什麼憐香惜玉，溫存調笑的。聽見平兒問他過來有什麼事？他便走近去，直說著：「特來和你說句要緊話，你跟我到那邊空房裡說去。」一面就伸手在他腿上捏了一把，又望他奶頭上亂摸。平兒惱了，大喊大罵起來。明心聽見，忙趕出來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平兒哭道：

「環畜生無端來欺侮我。」賈環道：「我是和你親熱的，好意，肯不肯由你，有什麼生氣吵嚷的？」明心大怒道：「你這狗畜生，敢來擾亂我的庵規；我叫你知道個利害。」拉了平兒說：

「我和你回太太去，還了得麼！」環兒趕去拉扯他們，被平兒順手一個嘴巴，環兒一閃，師徒兩個早飛跑的進去了。環兒有些懼怯，忙溜進老婆房去，發了呆。史氏正在查問他，只見老媽走來說：「太太叫三爺上去。」環兒不答話，也不抬身。老媽道：「去罷，躲不過的。」一手拉著就走到了上房，王夫人指著罵道：「逆畜，還不跪下。」環兒只得跪了。王夫人說：

「你這討死的下流東西，老爺原不叫你回家的，我倒開恩收你回來，不想改過學好，反這麼胡鬧起來。你沒別法兒，只告訴老爺打一頓，依舊攆了出去，死活由你罷——」話未說完，只聽見史氏在房外嚷道：「下流忘八崽子，家雞不愛，愛野鴨，才引得這些浪蹄子，騷尼姑裝腔做勢，挑風煽火。我什麼不知道？當年和寶玉鬧得還成個腔？又是什麼瑞大爺、蓄二爺，都有分兒的！今兒就這樣假撇清，造言生事。也可笑有那樣糊塗混帳人，聽一句便信了個真，開口是攆，閉口是攆，果真攆了，我同他到和尚庵裡住去，怕什麼？」一面罵，一面凶狠狠的趕將進來。薙了他一隻耳朵，扯了出去。王夫人氣得話也說不出來，平兒聽見翻他的舊帳，又愧又惱。這無名火直衝起來，便隨手過了一根門門叫道：「我這樣的苦命人，不想活了。拼了這濫貨罷。」明心也搶了一根門門，道：「浪淫婦，連我都罵著了，我幫你去打。」王夫人那裡吆喝得住。平兒道：「太太別管，打死了，我一個人償他的命。」兩個就飛風的跑去了。王夫人怕真個打出人命來，忙叫老媽去叫兩個媳婦勸去。李紈聽了，皺皺眉說：「環三奶奶的事難管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吩咐，不得不去的，且過去瞧瞧光景罷。」卻說明心、平兒趕到環兒房前，只聽得裡面罵得正熱鬧，罵道：「你這忘八小蛋，不瞧瞧自己的狗臉兒，要想偷婆娘。那尼姑偷的不是俊臉兒，就是大身材好本事的。前兒那個黑胖賊，原來尋這下棋的舊相好，不料被小鈺打倒了，老尼姑就氣得要死。又去玉皇閣打壞了柳道士，平兒妖精哭得眼腫。老媽、丫頭那個不知道？那個不說笑？如今偏會一下子貞節起來」正躺在飛仙椅上蹺起了一隻腳，嘮嘮叨叨數說不了。環兒跪在旁邊，竟像個被雷打的死屍一樣。平兒恨極了，趕進去，也不開口，照著他腦袋上就是一門門。史氏不提防的急忙把胳膊一架，直跳起來，明心就照他屁股上也是一門門。史氏雖然生得長大，有些力氣，究竟雙拳不敵四手，況且他們都有傢伙，這是個空拳，只好護著頭面，那兩臂、兩臀、兩腿挨的門門不計其數。環兒本是個膿包，況且平日受他的糟蹋多得很了，今兒借他人出出氣，心裡舒服。

故意呆呆跪著，由他們去打。史氏打急了，只得叫道：「兩家奶奶，饒我這小淫婦，我情願給奶奶們磕頭陪罪罷。」兩個那裡肯住，兩根門門兩點樣的下來。正在沒法，幸喜李紈、玉釵走進來，一人抱住一個，勸他們坐下。史氏坐下炕去，屁股疼得很，倒在炕上不住的哼。平兒見賈環跪在那裡，就把門門向他背上使勁兒一下。環兒不提防，撲身便倒。平兒趁勢在他腿股上又是十幾下，李紈等忙上前拉住。只見王夫人也來了，嚷道：「家反宅亂到這個相兒，別說沒個尊卑長幼，連王法通沒有了，還了得麼？」平兒臥在地下磕個頭，叫道：「太太恕罪，我實在氣得受不了。」明心也打了一個足全。史氏見王夫人生氣，他們磕頭打足全陪不是。就仗著有了護身符，忽又放聲大哭，罵將起來。王夫人知他是越扶越醉的性兒，掉轉身往外便走。

李紈、寶釵趁便說：「太太慢走，我們來扶你呢。」兩個也跑了出來。史氏見沒了靠山，忙住了口。平兒還提著門門，環兒怕他再打，往死裡碰頭。明心說：「別打這毯擲的，還去打那硬嘴婆娘罷。」史氏著了急，只得當個草雞，滾下炕來跪著磕頭，求饒狗命。師徒兩個才走了出來，又到太太房裡請罪。王夫人說：「也怪不得你們，實在天配成的一對，槩子糊心的人，你們各自回庵去罷。」從此史氏的潑動兒倒姓了一半，趴在炕上有一個多月，才得漸漸好了起來。反覺安靜了許多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又是第二年的八月初頭了。王夫人正叫了兩個媳婦在房裡開那中秋送禮的帳。忽聽老媽報導：「梅奶奶同了碧姑娘來了。」李紈、寶釵忙迎出去。他母女二人上前請了安，同進房來，向王夫人請安，坐下說些家常閒話。碧簫道：

「我去先生跟前請請安，會會眾姐妹，還要到婉姐姐房裡去看新哥兒呢。」寶琴道：「你先去，我也要來的。」碧簫就往館裡來，岫煙看了，道：「多時不見，又長成了許多呢。」眾姐妹見了十分親熱。小鈺樂得個手舞足蹈，拉住他問：「飛刀演得怎樣了？」碧簫忙又謝他制的好刀，合手得很。說了一會，碧簫道：「我此番來了，依舊住在館裡，慢慢的講話，此刻要去瞧瞧婉姐姐去。」岫煙道：「我也久不進上房去了，打伙兒同走走罷。」眾人就隨著先生，花搖柳擺的一簇兒往王夫人房裡來，各各請了個安。略坐一坐，又往甄氏那邊去。甄氏還不知寶琴、碧簫到來，忽然見面十分歡喜。又請安問好了一回，說起兩年多不見，惦記得很。碧簫道：「我就為了這飛刀，一日也停不得，如今才圓滿呢。」小鈺得意得很，跳來跳去。寶琴道：「小鈺，你如今長成得這麼高了，卻還是一味淘氣，像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益發玩得很呢。」正說著，王夫人那邊打發老媽來請吃飯，大家又齊哄到上房去。吃了飯，王夫人說：

「大後兒中秋節，喝過了酒，叫小鈺、碧簫把那法兒都試演試演，倒有些瞧頭兒。」眾人都說：「很好，決要瞧他們演演的。」

寶釵就拉了妹子到自己房裡住了。碧簫依舊到園裡同彤霞一炕安歇。到了中秋那夜，各人喝酒賞月已畢，約已是三更時候，王夫人同著賈政、賈蘭來到大觀樓前，邀齊了一眾姐妹，連香菱母女、明心師徒都請了來看他兩個演法。此時正是天清月朗，片雲俱無，小鈺就捏起訣來，念動咒語。忽然一陣陰風，推出五色祥雲。雲中無數金盔金甲的神兵神將，拿著刀槍劍戟，漸漸降將下來。賈政忙叫：「好了，別再下來了。」小鈺就念了退訣，慢慢的升了上去。雲也散了，依舊清天明月。小鈺又念咒捏訣，只聽得豁刺刺一聲，狂風頓起。蘭哥忙叫：「使不得，快退罷。」賈政也叫道：「別吹損了田種房屋，快退快退。」小鈺就把手一指，說聲：「去」，風便息了。小鈺又捏著訣，賈政道：「別鬧別鬧。」小鈺說：「不妨，只下在池子裡就是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池是乾的，正要水呢！」小鈺就念了幾聲，只見一陣烏雲漲了滿天，月色也遮住了。小鈺喝聲：「只要一朶雲，一陣雨，別多了。」果然濃雲四散，止留一片黑雲傾下雨來，翻盆似的，只落在池子裡，頃刻彌滿了。小鈺喝聲「住」，即便住了，依先原是月白天青，風輕氣爽。眾人說：「真正好瞧，只是可怕些。」寶琴道：「碧簫，你也來試試。」碧簫早把這朱漆的刀筒兒縛在肩頭，齊齊的插上十二把明晃晃的刀子。將身走到寬空處，口中念咒，一把一把都撩起空中，就像十二隻白燕子來回飛舞。碧簫指著幾枝大樹，喝聲：「斷。」那些刀兒便飛過去亂斷起來。這些樹枝兒簌簌響，雨也似的落將下來。

小鈺說：「夠了，夠了。別斷狠了，光剩根空乾兒不好看相。」

碧簫點點頭，把手一招，說聲：「來！」這些刀都一一飛了回來，仍舊插入筒內。老媽媽們笑道：「落下這許多樹枝，明兒省了買柴燒了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們不許胡亂往外傳去。那個若漏了話，我要重重處的呢。」眾丫頭婆子都答應聲「是，不敢說出去的。」眾人便各自散開。授鉢拉拉淡如道：「我和你今晚別回去，就在這裡玩兒罷。」明心、香菱叫他同回去，只是不肯，也就由他各自去了。眾姐妹都聚到小鈺房裡，優曇有些厭惡他們，便說：「夜深了，睡罷。」同了兩個妹子徑自歸房去了。妙香故意向瑞香說：「我們取了枕頭來伴舜姐姐睡。」

三個人都和衣躺下了。碧簫會意，也和彤霞往炕上躺下。誰知淡如竟不害臊，走到妙香那邊說：「你們兩姐妹合睡了一個枕頭，這一個借我使使。」便硬硬的搶了一個枕，就在小鈺的腳後睡下。小鈺笑道：「我瞧這尼姑今兒只好立著睡呢。」授鉢道：

「怕沒地方！」一面說一面就往小鈺枕上躺將下來。淡如就把一隻三寸小腳兒擱在小鈺的小肚上。笑道：「借你這肚子權當擱腳凳兒使使。」授鉢便說：「我也來擱擱罷。」小鈺道：

「淡姐姐的腳又小又香，還擱得住。你這雙臭魚邊魚約有三五斤重，擱不得的。」便坐了起來，道：「尼姑腦袋不利市的，我不和你共枕。」就歪身躺到淡如枕上去。瑞香喊道：「我瞧見了，小鈺和淡姐姐親了個嘴呢！」淡如說：「沒有的事，你眼花了。」舜華聽了生氣，便說：「瑞妹妹莫嚷，叫人聽見了笑話。」

雖是他們做得出，你我口裡怎麼也說得出來？」淡如不好意思，翻轉身子道：「我向裡睡去，省了人家瞎說。」小鈺道：「我也向裡睡。」轉過身子來，聞見淡如的後鬢桂花油香，便說：

「香的有趣。」把一手往他頸脖子底下伸將過去，一手在他胸前緊緊摟住，又曲一隻腳壓在他屁股上。淡如裝假睡，只不做聲。授鉢看得高興，便道：「我偏要和你一頭睡。」就把雙手也抱住了小鈺，也把一隻腿壓上身去，三個人攪做一堆。眾人都鄙薄他們，各自趁倦睡著去了。他三個你捏一把，我捻一把，那裡睡得著！授鉢更荒唐，竟伸手去摸他的褲襠。小鈺便叫道：

「別這麼，怪不得環嬸說尼姑是不正經的。」授鉢布著他的耳朵道：「莫作聲，誰叫你生這樣古怪東西，忽起忽倒的，便給我當個暖手兒，弄弄何妨礙？」三人直鬧到天大明了，還不曾睡。只聽見許媽在窗外叫道：「小鈺，快起來往外瞧瞧去，我在廚房裡聽得門房前有許多人在那裡吵嚷呢。」小鈺應了一聲，推開授鉢，往外就跑。跑出前廳，果見一眾的在門房邊亂喊。

小鈺喝聲：「什麼人敢到我府裡胡鬧？」眾人道：「報喜的。」